

·茶诗絮语·

精行俭德茶本色

一般认为陆羽是个萧散之人,《新唐书》是把他写入“隐逸列传”的。不过虽则隐逸却不同于一般隐者那样藏于深山而难觅踪迹,他大半生都在各地漫游,交友甚多,名声实大。当然这不是做惬意的旅行,而是自有他的目的——考察、研究、推广茶文化。

这事并不如后人诗歌中臆想的那般闲野鹤、轻松畅快。陆羽是把它作为终身事业来做的,而非酒足饭饱后的消遣。从这个角度上来讲,他的爱茶是和很多落寞文人的自我安慰有着本质的不同。我们从表面看到的往往是他的超妙绝尘,似乎永远的那么不食人间烟火,而那份掩藏在悠悠茶香里的辛苦常常是不为人知的。

当然,好友里了解他的也有不少,皎然是一个,诗人皇甫冉、皇甫曾兄弟应该也是。皇甫冉在《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》中写道:

采茶非采菜,远远上层崖。
布叶春风暖,盈筐白日斜。
旧知山寺路,时宿野人家。
借问王孙草,何时泛碗花。

采茶的所在是很高很远的山崖啊,一筐嫩芽采下来天色已晚,不得不寄宿在山野人家。这份悬崖峭壁间采茶的艰辛是那些只会欣赏“若绿钱浮于水酒,又如晴天爽朗有浮云鳞然”的汤花的王孙公子们所不能体验的。其实陆羽从来就没能像后世的茶客们那样清雅而悠闲地品茗,也不会如宋代的那些闲到忙着斗茶的权贵们奢华。尽管他是那样的爱茶,对茶的苦和甜有那么深的感受!

皇甫冉应该是能理解陆羽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。当陆羽在安史之乱中随着难民流落江南的时候,这个十岁即能属文,被张九龄呼为小友



的皇甫冉就看出了陆羽的超拔脱俗。尽管陆羽一生结识了那么多附庸风雅的才子茶客,以致《唐才子传》中留下了那么多陆羽与他们交游的佳话,但这小小的无锡尉皇甫冉以及后来的皎然才是他的知己。皇甫冉的诗也定是深得陆羽的赏识,因为那诗是多么的清新飘逸,天机独得,远出情外啊,诗中似乎也有着许多的漂泊之感。而陆羽是漂泊了大半生的,他本是个弃婴,甚至沦为伶人,饰演丑角啊。

住在“天下四绝”之一的栖霞寺里,生活该是清苦的。每日采茶、煎茶,甚至培植新茶,那该是怎样的一种心境?儿时对佛教的排斥已成过往,这时的他该是一边琢磨着茶道,一边研习着佛法。这茶与禅的契合,该是在青灯古佛傍的感悟吧。可是他为什么又常常身披纱巾短褐,脚着草鞋,独行野中,诵经吟诗,杖击林木,手弄流水,迟疑徘徊,每每至日黑兴尽,方号泣而归呢?

他应该是很好的诗才,可是《全唐诗》中仅

存两首。一首为《会稽东小山》,诗曰:月色寒潮入剡溪,青猿叫断绿林西。昔人已逐东流去,空见年年江草齐。这样的惆怅与凄清该是茶圣常有的心境吧。另一首就是著名的《六羡歌》:

不羨黄金罍,
不羨白玉杯,
不羨朝入省,
不羨暮登台;
千美万美西江水,
曾向竟陵城下来。

这首歌中表露出的淡泊名利、德性谦卑正是一个茶人所应具备的起码品行。这应是陆羽终身奉行的准则,因为他在《茶经》中说:“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。”

现在喝茶的朋友,能否如陆羽般检讨自己的操守和德行,而非仅仅把喝茶看成“风雅”之事或口腹之享呢?

(馨月)

茶乡新貌

黄元尧

畅游冉冉陶茶园,
谷雨声声闻杜鹃。
天亮茶姑山上采,
制茶自控再无烟。

赞信阳红茶 (新声)

李锡忠

一
红茶研制陆公惊,
震动五洲天下茗。
似蜜甘甜滋肺腑,
劝君常饮焕面容。

二
众爱淮南红绿茗,
我喝三碗腋生风。
假如苏轼今朝在,
首介名茶信阳红。

三
金秋老区喜气洋,
红茶香飘大会堂。
一绿一红双名片,
独领风骚举世强。

四
昔日毛尖享殊荣,
今朝红茶天下茗。
各大媒体争相报,
谁不赞咱信阳红。

五
四月研成信阳红,
感谢书记卢展工。
效与绿茶相媲美,
上市之后抢一空。



从茶到禅

青山碧竹之间,背山面北静静地坐落着一处寺院。傍晚的雾霭把一层朦胧悄然笼罩在殿宇周围。青灯古佛下的僧人诵着佛经,佛祖的教诲便如雾霭般笼罩着寺院。不远处的山坡之上,是散落于竹林中的茶树,茶树没人照管却也恬淡自足地吐露着新绿。于是漫山遍野都弥散着淡淡的清香。礼佛的我和僧人便多了一份气定神闲的心境,于是我们喝茶。茶香四溢,身旁的佛祖也这般沉醉其中,品味着人生的真谛吧。



这境界让我“尘心洗尽兴难尽”!兴不尽又没能耐赋诗,还是借来古人的句子吧:

野泉烟火白云间,
坐饮香茶爱此山。
岩下维舟不忍去,
青溪流水暮潺潺。

这古人是个九岁就出家的和尚——唐朝的著名诗僧灵一。说起和尚的茶诗在唐代是不容忽视的。唐中期的灵一、灵澈、皎然,唐末的齐己和贯休都是把茶诗当偈子作的吧,或者说把茶当着修炼的法门吧,不信你看皎然能“三饮便得道,何须苦心破烦恼”呢。

其实茶本来哪有这么神奇的功效啊。我们的祖先是把它当作食物或药物来食用的,不过想来老祖宗们煮上一锅茶粥,填饱了肚子,自然也不会再有什么烦恼了吧。可时代变了,欲望强了,烦恼多了,佛教来了,茶就从此找到了知音。不是说“自古名寺出名茶”吗?西湖龙井与灵隐寺、蒙顶石花与智炬寺、黄山毛峰与云谷寺……太多的名茶出自僧人之手。当然僧人本来也只是用其药用价值的。禅宗的和尚、居士们日常修持之法是要坐禅的,要达到静坐、敛心,明净的境界,一坐就是几天甚至几个月,晚上瞌睡饮茶正可提神驱睡魔。不是有达摩于少林面壁,因困倦而揭眼皮堕地成茶树,之后喝茶打坐再也瞌睡的传说吗?再说了,年轻和尚正值青春盛期难免想入非非,而据说茶是能抑制这“非非”的。于是我们看到《封氏闻见记》中就有了这样的记载:开元中,太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,学禅务于不寐,又不夕食,皆恃其饮茶。人自怀挟,到处煮饮。从此转相仿效,遂成风俗。

不过喝着喝着,和尚们却发现了茶的内涵和禅有着那么多的相似!佛理四谛“苦”为首,苦海无边啊!而茶亦苦,喝着苦茶是否能参破那“苦谛”呢?禅宗要静,戒定慧的境界皆以静为基础,而茶恰巧是安静的,是单纯质朴的。佛教的修行要破“我执”,让人“放下”,放下内六根、外六尘,品茶不也得放吗?偷得半日闲,放下紧绷的神经和被世俗囚禁的心性。更耐人寻味的是喝茶不过烧水点茶,是平常事、平常心,而这不正是禅者所追求的吗?所以啊,智者问禅,清茶一杯;迷者问禅,佛经万卷,茶抵得了万卷佛经啊!于是宋朝的圆悟克勤禅师在研习了一辈子禅,喝了一辈子茶之后,终有所悟,挥笔写下了“茶禅一味”四个大字。

历史有时就是这样的有趣,茶于唐中期的初兴与禅宗的兴盛刚好合上了拍子,而宋徽宗把茶道玩到极致的时候,圆悟克勤也终于体悟了禅是有茶味,或茶是有禅味的。

于是僧人们说:“山僧活计茶三亩,渔夫生涯竹一竿。”“客至莫嫌茶味苦,僧居惟有菜根香。”“空持百千偈,不如吃茶去。”在他们的眼中,茶不再仅仅是解渴的饮料,而是修行,是境界,是和、静、怡、真或和、敬、清、寂,是如禅宗“拈花微笑”般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了。再品味一首吧:

客至茶烟起,
禽归讲席收,
浮杯明日去,
相望水悠悠。

茶客诸君,您说这是在写茶,还是写人生,写禅境?
(森森)